

改道阿富汗

Leaving For Afghanistan

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本来打算扛着满满当当的宝石箱子，直接打道回府，然而同伴玩兴未尽，执意要到阿富汗探险。素有侠女之风的本文作者，当然不忍让伙伴独闯恐怖阴云笼罩的国家，立即决定一同前往。办签证时，她体会了“晏子使楚”时的“走小门”之辱，但也借机领略了一位难民女孩的绝世美貌……

◎女孩拽拽

依照原计划，在白沙瓦的宝石大采购之后我们就该打道回府，先回伊斯兰堡取行李，然后一路往北走陆路回国。不过白沙瓦离阿富汗边境就几十公里，在美国为打击塔利班政权而实施了大轰炸之后，局势动荡、战火频仍的阿富汗从角落里一下子跳到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对我们这些和平年代长大的人来说，充满了危险而诱人的气息。像晓宇这样激情澎湃的诗人，怎么可能放过这样大好的机会呢？虽然目前斩首事件和恐怖袭击的阴影仍旧笼罩着阿富汗，我们也一路吓唬威胁着晓宇，他却始终不为所动，坚持要以身试“险”，亲历阿富汗一趟。好在2003年10月的阿富汗之行给我留下了美好印象，干脆旧地重游一次，舍命陪君子了。

妇女为签证 屈尊钻小门

毗牙自告奋勇带我们去签证，他说签证一般须等五个工作日，但他可以帮我们争取即日拿到签证。因为他本来就是阿富汗裔，并自称跟阿富汗

驻白沙瓦领事是朋友。回顾一下这几天他热情无私的表现，简直就是白沙瓦的活雷锋。起初以为毗牙仅仅是为了帮他不懂英文的叔叔，后来发现我们跟每一商家看货谈判时，卖方都很信任地请他在场协助沟通，包括那个拥有绝世碧玺的异常谨慎的商人；讨价还价时他也不偏袒哪方，总是尽力维持双方友好协商的氛围，还帮我买下所有宝石名称、产地、数量和成交价格工整地记下。即使为了给双方

留个好印象以便将来友好合作，也犯不着出这么大力，我只好把这视为他的慷慨盛情了。

阿富汗领事馆在白沙瓦大学城边上，馆前大街实行了军事管制，有重兵把守，戒备森严，外来车辆禁入，只有领了执照的载客三轮车可以进出。领事馆被三米多高的白墙团团围住，上



联合国难民署的车队

架密实的铁丝网，铁门深锁。

我随着大伙儿一起走过去，还没到门口，荷枪实弹的警卫就示意我往东去，原来男女进门还要分道。我往东走了50米，终于发现在草坪间有条泥土小道，通向半地下的一座高不及两米的狭窄铁门。平望过去这门相当低矮，让人觉得很不舒服，一块白色告示牌立在路口，注明：FOR LADIES。我突然就想起“晏子使楚”来，晏子是春秋时期齐国思想家、外交家，楚王为了羞辱齐国使者晏子，在城门旁开一小门来迎接个子矮小的晏子，晏子当年这样铿锵有力地反击：“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虽然伊斯兰教国家的妇女在生活习俗上受些限制，但以我的经历看，大部分场合还是受照顾的。不知道这个领事馆是否修建于塔利班执政时期，对待女性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别。

罢了，虽然心里很不是滋味，毕竟自己既不是出使，也不是对方邀请，根本没有谈判的资本，只能硬着头皮钻进小门，到门房卸下背包、相机、电话，由一个长着红苹果脸的年轻粗壮女警察搜了全身，才得以进到院中。

从外面看不出，这里面居然别有洞天，花草繁茂，绿树成荫，建筑古朴，行人如织，仿佛进了公园。跟晓宇他们会合后，填好签证申请表，同护照一起递进签证大厅的窗口。接收我们资料的是一个英俊壮实的小伙子，穿着传统式样的月白色长袍，看了一眼我的护照，眼神炯炯地问：“你是中国人？哈，去阿富汗做什么？”

“去旅游啊，”我说，“这是第二次了。”

“哦？你对阿富汗有什么看法？”小伙子饶有兴趣地追问。

“我喜欢阿富汗，”我说的是真话，上次旅行归来时我就常这样跟朋友介

绍，“喜欢那儿的手抓饭、哈密瓜、善良淳朴的人们，还有数不清的帅哥美女。”

小伙子听后眉开眼笑：“哈哈！好，你们下午2点左右来面试吧！”

可怜天仙妹 有家却难回

出了签证大厅，只看见菲达和毗牙站在树阴下聊天，不见晓宇。他跑哪儿去了？我正在到处张望，晓宇不知



从哪儿钻出来，神情严肃地冲到我面前，把我拉到一旁，悄悄指着某处急切地问我：“你看见没？”

“什么呀？哪儿啊？”我顺着他手指方向看过去，仅仅一堆人而已。

“哎呀，那个！白衣服的！穿裙子的！”晓宇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了。

白……裙子？哦！我终于明白他看到什么了。一袭白裙，衣袂飘飘，瑶鼻柳眉，明眸皓齿，不施粉黛，亭亭玉立人群中。阳光透过树阴，点点散落在包裹她秀发的素白披肩上，使她愈发光华动人，仿若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看得我如痴如醉，神魂颠倒。

“……看到没？还没看到？”也不

知晓宇晃了我多半天我才回过神来，转头一看，晓宇满脸焦躁之色表露无遗，我不禁心中暗叫失态，回应他道：“嗯，好美的女孩子！”说完，竟然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这样超凡脱俗的美貌，得多少世才能修来啊？

我们俩终于锁定了同一目标，下一步必然是——上前搭讪。就算得不到任何收获，近距离一睹芳泽也好。手里没

了相机，少了层伪装，不过我身为女孩子，去跟陌生女孩打招呼虽然唐突了些，倒也不致冒犯冲撞，晓宇自然亦步亦趋地跟在我身后。

她身边有好几个年长女性，看来是一家人。我们走过去跟大家礼貌地打声招呼，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还好，长辈们没人露出诧异神色，全都礼貌地点头回礼，好奇地看着我们。天仙妹妹微微侧头正面对着我，轻启朱唇，用流利的英语作礼节性的回复，象牙般光洁无瑕的脸庞上明眸好似两汪秋水，实在叫人沉醉痴迷。

不知所云地闲扯了一会儿，总算理清思绪，听明白这天仙妹妹一家是阿富汗人，离家8年了，现在好像还是难民身份，来申请返乡的。看她的神态举止，应该出身大户人家，受过高等教育，可惜也是有家难归故土难回。漫长的近千年间，阿富汗这片土地上几乎总是硝烟弥漫战乱无休，和平之神似乎将他们遗忘。残酷的战争，往往只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权欲和贪婪，却有多少家庭为此流离失所，多少生命从此凋谢。

晓宇悄悄捅捅我，我知道该问天仙妹妹要联系方式了。经过两周同行，我们已经达成了这点默契。可惜，天仙



吐尔汗边境上的阿富汗小姑娘

妹妹说她没有E-mail地址,要家庭住址和电话又未免太过鲁莽,只好把我的邮箱地址和晓宇的电话写给她,有没有机会再见,只能看缘分了。

不知道是不是审美疲劳,我们眼里的天仙妹妹对菲达和毗牙两人并未产生震撼效果。拖我们出去吃午饭时,他们还奇怪为何我俩神色异常,并未特别留意我们面前的绝色美女。可惜相机被留在门房里了,又不能生生拉着天仙妹妹去外面拍照,那样太无礼了。我们满怀怅惘地告别了她,出去吃了顿索然无味的中饭,急匆匆赶回领事馆,佳人已经不见踪影,自此杳如黄鹤。

面试太神速 一句即通过

进门依旧得走“狗洞”,依旧得留下一身细碎物品,依旧得接受“苹果脸”的搜身,然后在领事办公室外等着叫我们的名字。

毗牙果然是有门路的人,走过去跟看门的警卫耳语几句,就见那警卫推门进去,不一会儿出来,叫我和晓宇进去。一进门,光线陡然暗下许多,重重帷幔隔出许多进深,幽密而厚重,这间办公室足足有200多平方米,纵深的尽头光线明亮,照出一个宽大的写字台,一个留着一撮小胡子的中年男人神情肃穆地坐在桌后看文件。

暗处走过来一个英国管家式的男人,把我们引到桌前坐下。这种排场,只能用“宫廷”感觉来形容,不过用在阿富汗驻巴基斯坦白沙瓦的领事馆,似乎又比较滑稽。轻轻坐下,我眼光柔和地看着对方,用余光扫了扫桌上的名牌:某某领事先生。

“你们去阿富汗做什么?”领事先生等我们坐下看了他一分钟之后终于发问。

“旅游。”几乎每次签证面试,对方都会首先问这个问题。

“嗯!”他似乎很满意地点点头,翻了翻我们护照之前的签证记录,然后在一张表格上龙飞凤舞地签上几个字交给我:“半个小时后去签证大厅取你们的签证。”

这就完了?两个人进来,就我说了一个词,面试就完了?简直意犹未尽嘛。遗憾不已地退出领事办公室,把我们的神速面试讲述给毗牙,顺便夸了他几句。小伙子乐得脸上笑开了花,屁颠屁颠地带我们去签证大厅候着。

下午办事的人没有上午多,不过也还有四五十号人,东一堆西一堆地等着,草地上也坐了些人,完全像在游园。签证大厅里已经没人在窗口排队了,早上遇见的那个英俊签证官看见我过来,远远就打了个招呼。走过去寒暄了几句,帅哥热情地把他的名片递给我,说以后联系,有困难可以找他。

这个领事馆当真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了。从羞辱女性似的旁开小门,到游园般自在的领事馆大院;从英俊热情的帅哥签证官,到清新淡雅的阿富汗天仙难民;当然还有那间富有“侯门深似海”寓意的宫廷风格领事办公室。近日在网上看到《喀布尔时报》2006年4月3日的消息说,阿富汗政府决定关闭白沙瓦的领事馆,以此作为对一周前示威群众攻击阿富汗驻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首府奎达市领事馆的回应。要是真的永久撤了这领事馆,如此独特的风格倒将成为绝唱了。不过,我相信这只是种分分合合的政治把戏,迟早会恢复的。

办好签证,当晚请毗牙、他叔叔麻布及他们的几个朋友吃了顿地道而丰盛的中国饭,第二日一清早我们启程去阿富汗,菲达则独自返回伊斯兰堡。

物是人亦是 边境遇故知

在旅馆门口叫了辆出租车去边境,

要收我们1500卢比。我清楚地记得两年前我从边境到白沙瓦时，只付了700卢比。通货膨胀也没这么厉害吧，何况这两年巴基斯坦经济增长稳定，价格变化很小。跟司机讲价，司机师傅咬定青山不放松，非要1500卢比，说着说着漏出一句话：“现在是夏天，开空调时耗油量太大，所以要收你们1500卢比。如果不开空调，只需要1100卢比。”

我跟晓宇相视一笑，会心地点点头，慢条斯理地告诉司机师傅：“那就别开空调了，我们热习惯了。”

司机怔了一下，问道：“不开空调你们受得了么？这么热的天！”

太阳很大，气温很高。可是比起被人当冤大头宰的不爽，以及前几日经历过伊斯兰堡桑拿天的煎熬，这点热度对我们还真不算什么。“不用开，我们受得了。”1100就1100了，得在中午之前赶到边境，不然会误了行程。

谈妥上路。我们把车窗摇下，虽然吹进来的风也是热烘烘的，但还不至于感觉太难受。走了一阵，我注意到司机额头热得油汪汪的，冒出了豆大的汗珠，好像坐在桑拿房里。再过一会儿，司机已经汗流浹背，身上的长袍湿了一半。好家伙，敢情是这位司机师傅受不了热天气。我碰碰晓宇，两人在后座偷笑不止。大约开了30分钟，司机师傅终于忍不住，开足了冷气，关上四面窗户。

“我们用不着空调！”我喊道。

“没事。不收你们空调费了！唉，这鬼天气！”

“扑哧——”，我俩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不是弄巧成拙嘛，司机师傅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冷气打开，凉风徐来，果然舒服多了。一路悠闲地穿越开伯尔部落区，在柏油盘山公路上绕来绕去行到头，会看见两座高山并肩扼守着一道重要



关口，这就是吐尔汗边境口岸。此关一过，就到了苦难深重的阿富汗。

旧地重游，两年前的情景历历在目。想起当年刚过境时对阿富汗的难舍和对巴基斯坦的疏离，想起那个混上我包的出租车并屡屡骚扰我的无赖，想起当日午后让天地失色的瓢泼大雨。两年时间，说短也不短，我当下的心境跟两年前已大不相同，而这个口岸也繁忙了许多，不仅过往人群摩肩接踵，满载货物的大型货车也川流不息，边贸生意呈现繁荣趋势；说长吧，却没有物是人非的凄凉，两年前跟我聊过几句的两个巴基斯坦边防军官居然还能认出我来，热情地把我们请进办公室，每人招待了一瓶冰镇百事可乐，把饮言欢，再行别过。

办完手续，随着人群走过边境大门。刚过到阿富汗这边，人群出现骚动，气氛突然为之一紧。哪怕还在同一片天底下，相隔仅仅数十米之遥，两边的氛围差异竟然这么大？我正暗自疑惑，发现士兵们端着枪将人群渐渐分开，留出

中央一条空道，严阵以待。稍待片刻，两辆丰田沙漠王子气焰嚣张地冲过来，“嘎吱”一声急停在边境线附近，从车上走下几个戴着墨镜、身穿迷彩服的大汉，在阿富汗边防军官的陪同下四处转了一圈，不到三分钟便回到车上，牛烘烘地从我们面前呼啸而过，车盖上印着两个硕大的蓝色字母：UN，车身上的标记是UNHCR（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简称联合国难民署）。闹了半天，只是联合国的工作车队，虚惊一场。

注视着联合国难民署的车绝尘而去，算一算离2001年10月7日美国打响阿富汗战争已经四年，阿富汗却还得借助联合国干预来维持国内秩序，暴力冲突、恐怖袭击仍不时发生，这不可不说是一种悲哀。美国政府所谓的反恐战略，除了维护自己在世界棋盘上的利益之外，究竟是在反对恐怖，还是在更大范围内制造恐怖？■

（责编 晓鸣）